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52

东路花鼓

赶癩琴巧三宋王打张柳田贾苟罗毛活霍合
桃子房云打关见洞光二师老老少舅行行
合招送考花起求京扳赶讨调调调卖字笑顶
牌亲灯字洞义名娘渣会亲情情情线话磨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2036

编 印 者 的 说 明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二十四集，又由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内部编印三十七集。为了向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和改编的剧目资料，从现在起，由我室将现有的藏本陆续校订，内部编印。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所编剧本，大多是传统剧本的原本，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少数特有剧目的整理本或改编本，也拟收入。

现在恢复这套“丛刊”的编印工作，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指正。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

一九八〇年四月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编辑出版，力求全面介绍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编和演出的剧目资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统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调；有属于花鼓系统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沔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调、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流传来的高台曲、灯戏等。这些剧种都有着丰富的传统剧目。我们为了多方面介绍这些可贵的戏曲遗产，将这套“丛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编选的优秀传统剧本和经过演出的获有定评的整理本或改编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分是不宜公开出版而又有研究价值的传统剧本，则由本会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陆续编印。

本集所编印的传统剧本，供作内部参考，因此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只改正了错别字和个别不通顺的或不堪入目的字句。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们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则；并视可能，邀请对该剧有素养的演员加以校订。

由于我们的力量很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同志们指正和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十月

目 录

- 赶桃合牌.....李承凤述录(1)
- 癞子招亲.....花园楚剧团录本(51)
- ✓琴房送灯.....董让斋校订(68)
- ✓巧云考字.....王听钦述录(77)
- ✓三打桃花洞.....麻城东路花鼓剧团录本(88)
- ✓宋关佑起义.....张朗之藏本(125)
- 王见鬼求名.....肖燮卿述录(238)
- ✓打洞送京娘.....刘玉清述录(247)
- 张光大扳渣.....湖北省戏工室藏本(260)
- ✓柳二姐赶会.....潘凤仙述录(273)
- 田师傅讨亲.....李承凤述录(284)
- 贾老爷调情.....杜裕成述录(290)
- ✓苟老四调情.....刘承凤述录(298)
- 罗少柏调情.....潘凤仙述录(304)
- 毛舅爹卖线.....刘玉清述录(309)
- ✓活行说三字经.....戴桂亭述录(315)
- ✓霍行款笑话.....王听钦述录(326)
- ✓合行顶磨.....徐玉仙述录(336)

赶桃合牌

李承凤述录

剧情：韩洪道因无子，纳妾春桃。大娘甚妒，硬逼洪道逐出春桃。时春桃已有孕，洪道赠以银牌半副为凭。春桃离韩门后，于芦林中产下一子，取名应保，无法抚养，适遇兽医王三六，将半副银牌佩带应保身上付王，王又转送其姐丈余兴礼家抚养。

韩侄十五嫖赌成性，不务正业。一日赌场失意，向洪道索借赌资不得，大肆吵闹，遭叔责打。十五之母赶来，辱骂洪道为绝户头。至此大娘始悔逐赶春桃。

王三六因向姐丈余兴礼借耕牛遭拒，一怒而将春桃产子实情告知韩洪道。洪道大喜，往余家合对银牌，接回应保。

人物：韩洪道（生角）、春桃（花旦）、大娘（正旦）、王氏（正旦）、余兴理（生角）、王三六（老丑）、邈遏婆娘（丑旦）、韩十五（小丑）、三六妻（丑旦）、苍头（末角）、应保（小生）、小儿（小丑）、龙套、小女。

第一 场

〔韩洪道上。〕

韩洪道：（引）老来无有后，日夜带忧愁。（诗）

天生造化地生元，为人枉活阳世间。

哪怕家财有万贯，膝下无儿也枉然。

本人、韩洪道。夫妻半百无后，诸亲相劝，立起春桃。今夫闲暇无事，庄下收课啊！（唱东腔）

劝人生在世间休要奸巧，

争名夺利是为哪条？
也有人把银钱当作珠宝，
也有人把银钱不当分毫。
我也曾为儿女修整古庙，
我也曾为儿女补路搭桥。
我也曾为儿女舍饭孤老，
我也曾为儿女舍过衣袍。
我心想漂南海不能得到，
我只得近作福把香来烧。（下）

〔春桃上。〕

春桃：（引）容颜憔悴苦熬煎，朝日何曾展笑颜。（坐诗）
宁做穷人妻，莫做富人妾。
做了富人妾，朝日受磨折。

奴乃李氏春桃。配夫韩洪道。员外庄上收租未回，大娘又被伯母接她赴席去了。我不免大门外盼夫一番啊！（唱东腔）

春夏秋冬四季天，梧桐叶落阵阵寒。

对对蝴蝶飞满院，松竹梅花伴雪眠。

少待。我本当常常盼望，大娘回家又是场好吵呀！（唱东腔）

我本当大门外常常盼望，
怕大娘回家来恶言中伤。

〔韩洪道上。〕

韩洪道：（唱东腔）

去时日自东山起，转来不觉日照中。

本人、韩洪道。庄上收租回归。来此自己门首。哈！青天白日，将门户顶上，成什么体统！春桃，开门！

春桃：何人叫门？

韩洪道：本人声音你就听不出来。

春桃：来了。（开门）迎接员外。

韩洪道：不用迎接。

春桃：员外请进。

韩洪道：春桃带路。

春桃：见过员外，这厢有礼！

韩洪道：不用见礼，那旁有椅，春桃坐下。

春桃：员外台前告坐。

韩洪道：春桃！

春桃：有。

韩洪道：清晨叫你办的酒席可曾办好？

春桃：早已办好，

韩洪道：请出大娘拜寿啦！

春桃：大娘不在家中。

韩洪道：哪里去了？

春桃：伯母接去赴席去了。

韩洪道：春桃，你不该要她去。

春桃：员外，伯母好意接她赴席，怎能不要她去呢？

韩洪道：春桃，你哪里知道！明知伯母嘴舌不稳，恐怕她酒席筵前搬弄唇舌，归得家来又是一场好吵！

春桃：员外，只要你我做事把稳，哪怕旁人搬弄唇舌呢！

韩洪道：（笑介）嘿嘿……春桃言话不错，只要你我做事把稳，

又哪怕旁人搬弄唇舌呢！春桃，将酒席摆了起来。

春桃：等大娘回家再摆。

韩洪道：大娘回来，又摆上一席，有何难哉。

春桃：那我知道。

韩洪道：春桃！将门户顶上。

春桃：恐怕大娘归家。

韩洪道：大娘回家，一叫就打开。

春桃：我知道。

韩洪道：你这个老乞婆，今天不在家，我与春桃饮个欢乐杯。

春桃：员外饮酒。

韩洪道：春桃！二人在此，如何只看一只杯子呢？

春桃：员外一人饮酒，故尔一只杯子。

韩洪道：再看一只杯子前来，陪着为夫，畅饮一杯。

春桃：春桃不会饮酒。

韩洪道：只饮一杯。

春桃：半杯都不饮。

韩洪道：只吃半杯。

春桃：酒气都不闻。

韩洪道：不要做作呀！（唱东腔）

我只要春桃女谨守门规。

春桃：（唱东腔）

我只得装呆作痴。

韩洪道：（唱东腔）

又何须又何须装呆作痴，

难道说这杯酒醉倒于你。

〔大娘上。〕

大娘：伯母，在你家打扰呀！啊，青天白日，把门户顶上，做些什么？啊，想是老儿回家来了。待我闪在一旁，听他讲些什么。

韩洪道：春桃！当真不会饮酒？

春桃：本来不会饮酒。

韩洪道：待我自斟自饮哪。

春桃：（唱东腔）

非是我今日天不会饮酒，
哪知道我做妾人许多难处。

韩洪道：（唱东腔）

讲什么做妾人许多难处，
妇道家不过是浆衣洗裳。

春桃：浆衣洗裳，乃是妇道家的根本，有何难处呢？

韩洪道：着哇！浆衣洗裳，乃是妇道家的根本，有何难处呢？
大娘：

春桃：听你之言，我不在家中，大娘常常打骂于你？

春桃：哎呀，员外！你不在家中，大娘常常打骂也是有的。

大娘：哎呀，天呀，天呀！我这个婆娘，何曾打这个女人一下。

韩洪道：春桃！你为何不对我讲呢？

春桃：员外呀！

大娘：你看，这个婆娘放起娇来了呀！

春桃：（唱东腔）

非是我有直话不对你摆，
怕的是到后来反遭毒害。

韩洪道：（唱东腔）

讲什么到后来反遭毒害，
生一男并半女才称我心怀。

噢啊！

大娘：啊！把么事搞搭了。

春桃：员外！放低声一些。

韩洪道：怕些什么？

春桃：怕大娘回家。

韩洪道：你怕大娘，我也怕大娘不成。

大娘：早已知道你这个老狗不怕我。

韩洪道：你这老乞丐！我不在家中，常常磨折我的春桃。若得春桃生下一男半女，将你这个老乞丐打与猪狗同眠。

大娘：哎呀，天哪，天呀！伯母说话一点也不错呀！

韩洪道：将酒筵撤过。

春桃：我知道。

韩洪道：春桃！为夫的吃醉了，你我上房走走。

春桃：青天白日，成什么体统啊！

韩洪道：偷的哪家的，盗的哪家的？怕些什么！走走。

大娘：伯母，多谢了！春桃，开门！

韩洪道：老乞丐来得这样凑巧。春桃，门外叫门好象大娘归家来了吧？

春桃：晓得呀。（开门）迎接大娘。

大娘：还有一个呢？

韩洪道：嘿嘿……大娘，我在这里。春桃！与大娘接衣。

春桃：是，春桃与大娘接衣。

大娘：拿了过去啊！

春桃：拿了过去啊！

韩洪道：拿了过去啊！大娘！伯母家中赴席，回来得甚早。

大娘：迟早不须言谈。我是服了你两个牢门难开。

春桃：大娘！春桃有事。

韩洪道：着，春桃有事。

大娘：早已知道你个女人有事。

韩洪道：大娘！伯母家中赴席，怎么不有偏为夫呢？

大娘：你二人做的事，有看有偏我咧。

韩洪道：哎！那话就不来。

春桃：大娘！伯母家赴席可好吧？

大娘：好耍不言谈。我是服了你二人，人前背后骂得我好。

韩洪道：啊！哪个吃了雷公胆，敢骂大娘。

大娘：哎呀，天呀天哪！明明骂了，他说无有呀！（唱东腔）
瞒心昧己就是你，宠爱春桃灭前妻。

韩洪道：哎呀！眼睛跳，又要吵嘴。春桃！

春桃：有。

韩洪道：可知道老乞婆回家发怒的来历？

春桃：倒也不知。

韩洪道：还不是门户开迟之过。

春桃：依员外之见？

韩洪道：依我之见，头顶家法，跪近前去，赔个不是，岂不是
满天浮云都散了。

春桃：无有家法？

韩洪道：待我找个给你，端端正正跪近前去。

大娘：想起家计之事，真乃一场好恼。

春桃：哎哟！掉了，掉了。

韩洪道：在哪里，在哪里？

春桃：家法掉了。

韩洪道：哎呀！我的小娘，我以为是儿子掉了。家法，在哪一
块？

春桃：在那一边。

韩洪道：哎呀，春桃！看大娘坐在那里，象个老虎要吃人，你
偏偏掉在那一块。

春桃：（哭介）哎呀！嗯……

韩洪道：春桃，莫要啼哭，我去偷来。

大 娘：我服了你这个老狗此窝。（揪韩洪道的脸）

韩洪道：我多年有办到要……哟……春桃！端端正正跪进前。

春 桃：（唱东腔）

走近前来忙跪好，大娘饶恕小春桃。

韩洪道：啊，大娘！堂前跪到个把人咧。

大 娘：我瞧见了。

韩洪道：是呀，大娘瞧见了。（过场）大娘！春桃跪久了。

大 娘：你心下过不得？

韩洪道：不，不，不，我不心下过不得。

大 娘：你叫她起来。

韩洪道：嘿……我……我不敢。

大 娘：谅你也不敢。春桃！我不在家中，你对老狗讲道：我常常骂你。我这个婆娘，何曾骂你这女人一句哟？

春 桃：大娘无有。

韩洪道：大娘！莫信旁人话说。春桃说无有。

大 娘：真乃多嘴！

韩洪道：啊！我一说话就是多嘴。我不说话，该不多嘴吧。

大 娘：春桃！我不在家中，你对老狗说道：我常常打你。我何曾打过你这个细女人一下？

春 桃：大娘未曾。

韩洪道：大娘！莫听信别人之话。春桃说未曾，就是未曾。

大 娘：你个老狗，真乃多嘴。

韩洪道：啊！我一说话就是多口，我不说话不多口呗。

大 娘：春桃！往天打你是假。今天老狗在家，我要打个样儿你看看。哎！（打春桃，打韩洪道）

韩洪道：哎哟！（唱东腔）

动不动打得她哭哭啼啼，

全不念春桃女身怀有喜。

大 娘：站了过来。

韩洪道：么事？大娘。

大 娘：你怎么知道这个女人身怀有喜？

韩洪道：我看到她，肚子高高的，有喜。

大 娘：我说无有。

韩洪道：我说有，有。我说……（春桃扯韩洪道）扯，扯，扯么事？

春 桃：大娘说无有就无有。

韩洪道：明明有，么样说无有呢？

春 桃：你随大娘说，免得生事吵嘴。

韩洪道：我听春桃话，随老乞婆说。大娘！你说无有，就无有呀，

大 娘：哎呀，天哪！本来无有呀。

韩洪道：（学大娘）哎呀，天哪！本来无有呀。我自己做的事不明白。春桃，把肚子蓬起些。

大 娘：（唱东腔）

生几何曾防得老，积谷何曾防得饥。

韩洪道：（唱东腔）

田要自耕，子要亲生，

生一男并半女接代韩门。

大 娘：员外，听你之言，当真盼子心切？

韩洪道：本是我韩门无后。

大 娘：员外，你听我大娘话，要信我大娘之话，多年有了好大的儿子。

韩洪道：你看她，到我屋这多年，屁有放一个，哪来儿子。

大 娘：曾记伯母酒席前，要把安童过继我二老名下，岂不有

好大儿子？

韩洪道：啊！言来语去，还是安童那个奴才，他嫖赌逍遥，四字俱全。那是个不中用的儿子。

大娘：这个女人生的儿子中用？

韩洪道：哪有自己儿子不中用的？

大娘：我说不中用。

韩洪道：我说中用。（春桃扯韩洪道）又扯什么事？

春桃：大娘说不中用，就不中用。

韩洪道：自己生的儿子，不中用也是中用的。

春桃：不随大娘去说，又是吵嘴。

韩洪道：听春桃之话，随她去说。大娘！你说不中用，就不中用。

大娘：哎呀，天哪！本来不中用呀。

韩洪道：（学大娘）哎呀，天哪！本来不中用呀。自己的儿子，是瘫子、跛子、瞎子，也是好的呀。

大娘：（唱东腔）

若想麟儿来降生，
除非把春桃赶出门。

韩洪道：（唱东腔）

要赶春桃倒容易，
怕的是你后悔迟。

大娘：哪个后悔迟？

韩洪道：你后悔迟。

大娘：我后悔迟呀？自古有一说：堂前有积谷，死后何愁无人哭。多少王子令公无有儿子，何况你韩洪道。

韩洪道：啊！丈夫老子名字如何叫得？

大娘：今天吃了几杯酒，横了心，我叫了。

韩洪道：我说你不能叫。

大娘：我叫了。

韩洪道：叫不得！（春桃扯韩洪道）扯什么事？春桃。

春桃：大娘说叫得，随她去叫。

韩洪道：哪有丈夫名讳她能叫得？

春桃：不让她叫，又要吵嘴。

韩洪道：我听春桃之话，随她叫。大娘：你叫得，请叫韩洪道。

大娘：韩洪道老狗听到！（唱东腔）

你今天不赶春桃女，

我悬梁高挂一根绳。

韩洪道：你看这个老乞婆，动不动把死来降人。死了十个只当五双，要什么紧。我韩洪道把几亩良田不上算，与你娘家打一场官司，其奈我何！

大娘：我死了与你就罢休不成！

韩洪道：你要怎样？

大娘：你要听？

韩洪道：你就讲。

大娘：你听到！（唱东腔）

我娘家三兄并四弟，

出堂控你宠爱春桃妾，忘了结发妻，

告到官前你犯条律。

站了过去。

春桃：站了过去啊。

韩洪道：哎！青天白日，把丈夫老子做陀螺盘，一推推上，一推推下。真乃大胆，放肆，了得，了不得！（叹气介）哎！是了，从前说不娶妾，无奈宾朋相劝，娶了一妾，事到如

今，吵吵闹闹，叫人简直搞乏味了！

春桃：苦呀！

韩洪道：哎！你在那厢叫苦，哪个比哪个甜一些。

春桃：哎呀！嗯……（哭介）

韩洪道：哎！春桃不哭，你哭我心下过不得。待我前去跟大娘商量。大娘！

大娘：我怕的是二娘。

韩洪道：本是大娘。你适才言道，要赶春桃是不是？

大娘：哎！要赶春桃。

韩洪道：大娘！眼见春桃不久要临盆落月，将她送到吊庄居住，待她分娩过后再赶。好是不好？

大娘：吊庄么？

韩洪道：哎，吊庄，吊庄，吊庄。

大娘：吊庄也不让这个女人住的。

韩洪道：大娘，你不要恶声恶气的吵。

大娘：员外！你不要三心二意。

韩洪道：哎呀，我的大娘！

大娘：我怕的是二娘。

韩洪道：哎，本是大娘呀！（唱东腔数板）

非是我今日三心二意，

都只为韩门中绝了宗祀。

大娘：员外！听你之言，果然盼子心切？

韩洪道：本是韩门无后。

大娘：从前言过了的，多少王子令公无儿子，何况你韩洪道。

韩洪道：啊！丈夫老子的名字你常常叫得的！

大娘：我叫了。

韩洪道：我说你叫不得。（春桃扯韩洪道）扯什么事呀？

春桃：大娘说叫得，就叫得吵。

韩洪道：哪有丈夫的名字她常常叫得的呢？

春桃：不让她叫又是吵嘴。

韩洪道：好，随她去叫。大娘，叫得韩洪道，请叫韩洪道。

大娘：韩洪道老狗听到。

韩洪道：哎哟！我韩氏的祖宗死过去了哟！

大娘：（唱东腔数板）

娘家兄弟如狼虎，打上韩门你才知。

韩洪道：啊！言来语去，这才是一句真话。她娘家兄弟伙又多，拳头多大，膀臂多粗，乒乒乓乓打上韩门，韩洪道，你是属柿子的，一下也挨不得呀。

春桃：苦呀！

韩洪道：哎！你常常叫苦，哪个比哪个甜些！

春桃：（哭介）喂呀……

韩洪道：春桃，不要哭！你要知道老乞婆发怒的来历。

春桃：不知。

韩洪道：还不是门户开迟了咧。

春桃：依你之见？

韩洪道：依我之见，还是头顶家法去赔不是，岂不是满天浮云散了。

春桃：我有些害怕。

韩洪道：怕什么？

春桃：我怕大娘家法。

韩洪道：大娘打你，有我讨保。

大娘：站了过来。

韩洪道：么事呀？大娘。

大娘：你说我打春桃，你讨保么？